



红红火火“剧本杀”，背后乱象亟待规范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每到周末，家住安徽合肥的鑫博都有一个固定“行程”——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局“剧本杀”。

20岁出头，刚工作不久，鑫博虽然没什么社会经验，但在当地“剧本杀”的玩家圈里，可算得上是资深人士。“差不多玩了将近300个本了。”鑫博略带自豪地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现在在市里想找新本有点难，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她和小伙伴们就上外地剧本。

随着“剧本杀”的风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鑫博一样沉浸于“社交+游戏”的体验之中，但是这一新兴市场的快速扩张，也伴生了入门门槛过低、审核把关缺失、版权保护不足等行业乱象，争议热度居高不下。

游戏体验受年轻群体青睐

就在一周前，鑫博接到常去的剧本社老板消息，刚到一个关于密室凶杀案的硬核推理本。

“这个本很火的。”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鑫博与老板敲定了周六下午场，和朋友们玩了5个小时，成功还原了案件真相。

“抓住‘真凶’的时候，感觉太爽了。”鑫博意犹未尽地说。

硬核推理本是剧本类型中的一种。“剧本杀”，也称“谋杀之谜”游戏，基础形式是场上的玩家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需要秘密扮演凶手角色，而其他玩家要通过调查和推理寻找凶手。

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剧本杀”已经不限于案件推理，发展为玩家通过文字剧本或其他信息载体来实时角色演绎的游戏，形成了推理本、欢乐本、阵营本、机制本、情感本、恐怖本、演绎本、沉浸本等多种剧本类型。有的需要还原故事或找出案件真相，有的推理要素不多，重在气氛烘托或演绎情景，还有的围绕情感元素、恐怖元素展开，寻求情感情绪刺激。

“剧本”不仅有不同的玩法，还有不同的限定。”鑫博告诉记者，比如盒装本是任何店家都能买得到的，城市限定本是一个城市只有极少数店家才买得到，独家本则是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店家拥有，因为限定程度不同，定价也不同，“盒装本玩一次只要几十块钱，限定本和独家本就会贵很多，100多元到200多元都有。”

对于月薪不高的鑫博来说，玩本的花销实属不低，但她从来不是“手软”。“剧本杀”是多人游戏，不仅可以沉浸在推理里，提高自己的逻辑能力，而且还能

交到朋友，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鑫博认为，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社交+游戏”的体验感，玩本乐趣多，还能受益。

剧本良莠不齐行业乱象横生

“剧本杀”虽然是新兴行业，但其发展势头迅猛，游戏场馆如雨后春笋一般激增。据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剧本杀”“桌游”的相关企业已经超过1万家。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超过百亿元，同比增长68.0%，2020年受疫情影响市场规模依然逆势增长，但增幅回落至7%。预计到2021年我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将增至170.2亿元。

而与市场热伴生的是，各种乱象也越来越多。在合肥经营一家“剧本杀”实景馆的店主告诉记者，“剧本杀”入门门槛比较低，只要有启动资金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业限制，仅合肥地区的同行就有百余家。

“一般店面会选在公寓、写字楼等租金较低的场所，因为很多玩家追求实景效果，所以投入比较大的是装修，其次是买本，一个本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这位店主说，前期投入大概在三五万元就能把店弄起来。

由于入门门槛低，场馆之间的竞争也比较激烈。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吸引客流，会提供一些黄色、暴力的剧本，大打“擦边球”。

“剧本杀”行业目前缺乏审核把关机制，内容创作缺乏监管，剧作者良莠不齐，有的为了牟利撰写掺杂黄暴内容的游戏本，商家线下向玩家推销售卖，形成灰色地带。”某“剧本杀”发行公司的签约作者小梦告诉记者。

鑫博在“剧本杀”场馆里就见过“小黄本”。“人物



设定走色情路线，很多露骨的情节描写，甚至还有‘毁三观’的内容。”

鑫博说，有的玩家别有目的，会向店家提出组局时要寻找长相好看的异性。要是新手玩家或是青少年不明所以加入其中，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除了低俗情节外，还有的剧本宣扬怪力乱神，欺诈哄骗，胡乱篡改历史。一些恐怖本会设置“坟场”“冥婚”等实景，加入真人NPC出演鬼怪，不止营造恐怖世界，还在游戏过程中引导玩家相信鬼神存在。一些机制本、阵营本，要求使用诱导、欺诈、对骂等手段，让自己的阵营获胜，不少玩家分享“玩后感”时表示“不再相信任何人”。还有一些剧本肆意篡改历史，恶趣味黑英雄人物。

“剧本杀”的剧本是消耗品，对于很多玩家来说只会玩一次，谜底揭晓后就不具有吸引力。因而，“剧本杀”市场对于剧本的需求迫切，特别是高质量的原创作者。

“现在市场上抄袭现象严重。”小梦向记者解释说，剧作者一般分为签约作者和自由作者，创作出一个本后可以由发行公司或者工作室审稿、测试、修改、包装，直至发行满意后可以选择参加“剧本杀”展会，吸引店家购买。但在创作过程中，有的剧作者会抄袭其他“剧本杀”作品，有的会照搬照套小说、影视作品，还有的是作者和发行之间的著作权归属争议，从而引发著作权纠纷，导致原作者的权益很难保障。

加强行业监管回归理性发展

如今，“剧本杀”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剧本创作者、发行商、场馆店家等主体参与推动行业规模持续扩张，社会各界对加强监管规范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剧本里的世界虽然是虚构的，但也不可任性而为，更不是法外之地。”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华认为，有些剧本如果包含了露骨、详细的黄暴色情情节，经鉴定系淫秽物品的，可能涉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经公安机关鉴定符合淫秽物品，相关人员就涉嫌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有些剧本加入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可能够不上淫秽物品的标准，但是青少年频繁接触这类游戏，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游戏虽然结束了，负面后果仍会继续延续。

孔华建议，要解决行业乱象，就必须明确主管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加强对剧本内容的审核把关以及行业主体的规范管理，引导市场良性发展，从源头杜绝违法违规，打“擦边球”的现象产生，特别是要针对青少年群体，可以探索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剧本内容、玩家年龄等划分等级，禁止商家向青少年推荐含暴力、恐怖等内容的剧本，避免青少年身心受到伤害。

对于剧本市场盗版侵权问题，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杨勇发认为，从著作权法涉及作品的定义来看，“剧本杀”涉及的规则、玩法、场景和情节是否具有独创性表达内容是构成作品的前提，相对普遍性的规则、玩法和情节可能不构成独创性表达，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涉及“剧本杀”内容特定的规则、玩法、情节等思想要素加上一些表达要素，使其以独创性表达形式出现的时候，使其具有可版权性，现有的司法实践或可认定未经权利人许可，对“剧本杀”内容特定的规则、玩法、情节的抄袭行为构成复制或改编侵权行为。对于涉及“剧本杀”规则、玩法、场景、情节等复杂内容涉及的侵权纠纷既可以在著作权法规制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可以在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内寻求救济。

记者注意到，10月29日，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发出“坚守行业发展底线，树立正确价值导向”的倡议，强调沉浸式娱乐行业要深刻认识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的重要性，要求沉浸式娱乐行业的广大经营者全面开展内容安全、生产安全自查，自管工作，不踩红线，培育向上向善的沉浸式娱乐文化。对于乱象整治，行业内正付诸行动。（应“剧本杀”玩家、剧作者要求均为化名）

漫画/高岳

黄昏之约，形似借款实为附条件赠与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马丽

70岁的何大爷与60岁郭大娘谈起了“黄昏恋”。其间，何大爷借钱给郭大娘购房，并在借条中约定：若成为终身伴侣，借款不用还。几年后，两人分手，何大爷要求郭大娘归还借款，郭大娘并不认可何大爷的说法。

没办法，何大爷诉至法院，要求郭大娘偿还全部借款。法院经过审理，还原了事情发展脉络。

原来，2016年，70岁的何大爷与60岁郭大娘恋爱并同居生活。2017年1月，郭大娘为处理与前夫之间的房产纠纷，决定购买前夫所占房产份额并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但缺资金14万元，何大爷为其支付该款。当月6日，何大爷与郭大娘签署协议，约定两人自愿结为终身伴侣，恩爱夫妻。同日，郭大娘在该协议下方向何大爷出具借条，载明郭大娘向何大爷借款139990元，并注明两人若成为终身伴侣该借款不予归还。

之后，两人对外以夫妻名义在该房屋同居生活。然而，由于双方存在性格、爱好差异，郭大娘多次向何大爷提出分手，但经调解双方亦多次和好。2020年9月13日，两人分手再次和好，双方请好友见证，何大爷向郭大娘出具承诺书，承诺自己将改正缺点，与郭大娘过好晚年的每一天，之前的恩怨包括借款也一笔勾销。

2020年12月，双方再次因琐事发生纠纷，郭大娘提出分手并离开何大爷。何大爷认为郭大娘与自己分手，违背之前的协议约定，遂于2021年5月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郭大娘偿还全部借款。

重庆市合川区法院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通常意义的结婚即男女进行婚姻登记结为夫妻。本案中，原告何大爷，被告郭大娘恋爱时年龄已较大，双方结为终身伴侣的本意也系共同生活，相伴终生。原告何大爷与被告郭大娘先以协议形式约定自愿结为终身伴侣，再以借条形式约定借款，而该款是用于被告郭大娘购买房产份额，供双方在该房屋共同居住。事实上，何大爷、郭大娘在该房屋内长期共同生活，因此，本案形式系借款，实为附条件（结为终身伴侣）赠与，故案由应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

综观全案，何大爷将139990元交给郭大娘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两人能长久厮守，共度余生，且事实上双方已共同生活4年多。其间，郭大娘在生活上对何大爷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何大爷也曾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该借款一笔勾销。但从本案实际情况出发，何大爷已到耄耋之年，139990元并非小数目，139990元的支出虽未导致何大爷的生活陷入困境，但亦是其多年积蓄以及养老的部分依靠。因此，法院酌定被告郭大娘适当返还原告何大爷5万元。至此，这起婚约财产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这起看似普通的“借钱还钱”案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承办法官介绍说，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到“外观主义”一词，并明确指出要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因此，在协议的外在形式与当事人内心意思不一致时，应当在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根据在签订协议情境下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来判定法律关系，公平、合理地界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该案中，何大爷与郭大娘签订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缔结“终身伴侣”关系，故何大爷与郭大娘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内容上形似借款合同纠纷，实则应为婚约财产纠纷。

对于“借款”的问题，参照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彩礼的规定并结合同双方共同生活的情情况，应给予部分返还。

“冒充公检法类诈骗是指犯罪嫌疑人以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电话、社保卡、医保卡等具有消费功能的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之后冒充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执法人员，要求被害人将资金转入国家账户或安全账户配合调查，从而达到诈骗目的。李泓锦介绍，此类案件的易受骗群体为防范意识较差的人群，以女性和老年人居多。

今年9月14日，大连市黄海路派出所民警王景盛接到报警称，一名女孩可能遭遇电信诈骗。王景盛火速赶到，一名女孩不愿沟通，执意与对方通话。王景盛发动周围群众一起劝说，才让女孩交出电话。经核实，女孩姓邓，她遭遇了冒充公检法诈骗。“幸亏警察及时赶来，要不我的钱恐怕全被骗了。”回顾被骗经过后，终于冷静的小邓仍感到心有余悸，并衷心感谢民警。

警方提示 公检法机关会当面向涉案人出示证件或法律文书，绝对不会通过网络点对点地给违法犯罪嫌疑人发送通缉令、拘留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绝对不会通过电话、QQ、传真等形式办案，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会让当事人远程转账汇款。



五类电诈高发 防骗秘笈收好

提示

□ 本报记者 韩宇

今年1月至10月，辽宁警方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400余起，打掉团伙600余个，返还被骗资金5500余万元。近期，辽宁省公安厅对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形势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总结出较为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类型，排名前五位的是：刷单返利类、贷款类、冒充客服类、杀猪盘类和冒充公检法类。为避免更多群众被骗，警方详细讲解这几类高发案件的诈骗手法。

贪图小利被骗本金

据辽宁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李泓锦介绍，刷单返利类诈骗是指诈骗分子通过网络多种渠道发布高额佣金的虚假兼职广告吸引被害人上钩，要求受害人进行虚假购物刷单操作。前几单会顺利返还本金及佣金，后期刷单金额较大时，诈骗分子就会以系统故障、转账延迟、账户冻结等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继续刷单或向诈骗账户汇入同样的金额激活账户，从而骗取被害人钱款。此类案件的易受骗群体多为学生、宝妈和待业群体等。

今年8月5日，阜新市张女士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点赞赚取佣金，通过交流对方让其下载一个手机App软件。在该App内进行投资本金点赞返利。张女士前两单小额投入均获得了回报，第三单投入500元后，客服便以“这是集成的单子必须做满才能返利”为由诱导张女士继续转账。张女士连续刷了数单后仍没有返款，感觉被骗，随即报警，这时她已被骗13000余元。

警方提示 所有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不要交纳任何保证金和押金，不要因为小小的返利而被骗子骗走本金。

网络贷款注意陷阱

贷款类诈骗是指诈骗分子以提供各种低息、免息或者快捷审批贷款为由，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一般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工具等方式发布办理贷款的广告信息，后冒充银行、贷款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被害人，获取被害人信息，以收取手续费、交纳利息、保证金、税款、代办费等为由，或者以查验还贷能力、刷流水、调整利率、降息、提高信誉等方式，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李泓锦介绍，此类案件的易受骗群体多为无业、个体和创业群体等有贷款需求的人群。

今年7月，铁岭市庞先生在手机上刷广告看到“某金融App”的广告，按照该App客服指示操作时，一个陌生的企业微信号给他发来消息，告诉他贷款要先加入会员，于是他向对方指定账户汇款998元，对方先说已经给他申请了两万元贷款，但是由于他填写的银行卡信息有误，不能

及时下款，需要再交10000元保证金。庞先生转入手头仅有的7000元后，对方又称他的操作有问题，还需要继续汇款，这时他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7998元。

警方提示 办理贷款一定要到正规金融机构，正规贷款在放款前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任何网络贷款，凡是在放款之前，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解冻费”等名义要求转账刷流水、验证还款能力的，都是诈骗。

冒充客服谎称退款

李泓锦介绍，冒充客服类诈骗是指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网购买家信息及快递信息后，冒充快递客服、买家、平台客服等联系被害人，谎称被害人购买的物品出现问题，因商品质量原因导致交易异常，被害人所开店铺违规操作等，诱导被害人进行泄露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转账、缴纳认证金等操作。此类案件的易受骗群体多为经常网上购物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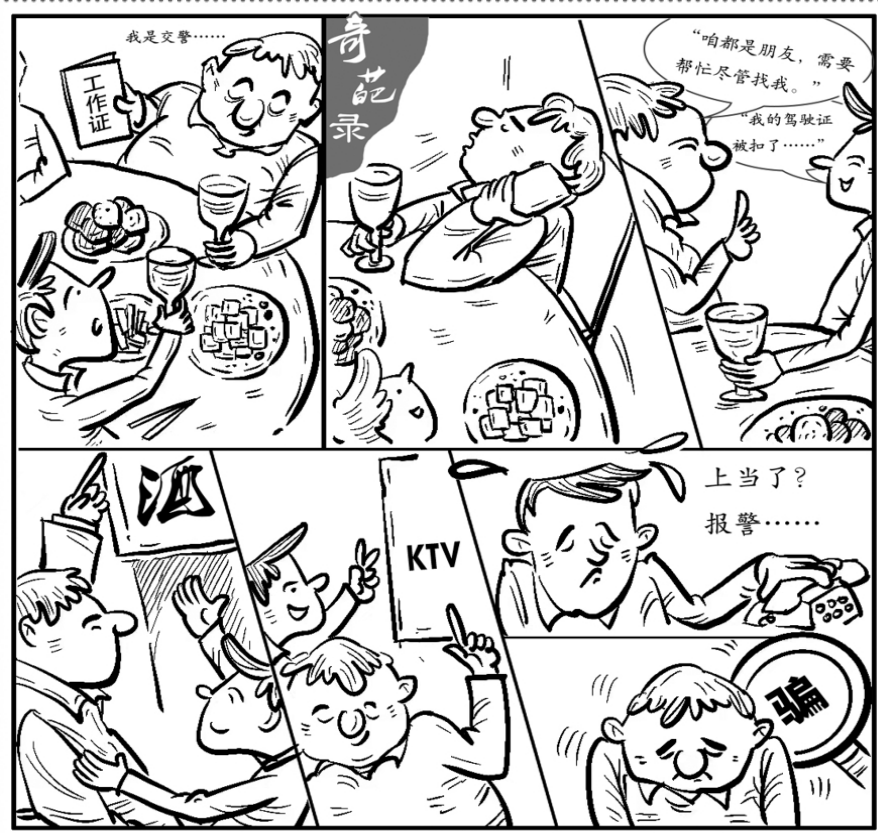
今年8月，盘锦市魏先生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购物App的售后人员，称魏先生之前在该App上购买的衣服有质量问题，可以退款。魏先生信以为真，对方指示魏先生在某App备用金模块领取赔偿300元，魏先生从某App备用金模块领取500元，对方称魏先生领取多了，并告诉魏先生银行卡号，让其将多领取的200元转到该账户内，魏先生按其指示操作，转账给对方200元，却发现备用金模块无法关闭，对方告知其在银行卡App内输入转账金额及银行卡号，不需要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关闭备用金模块，魏先生将10013元转到了对方新提供的账户内，随后意识到被骗，到公安机关报警。

警方提示 当有网络卖家或客服主动联系为你办理退货退款时，一定要小心。正规网络商家退货退款无需事前支付费用，请登录官方网站办理退货退款，切勿轻信他人提供的网址、链接。

网恋诱导投资骗财

“杀猪盘”类诈骗案件是指诈骗分子通过交友平台寻找诈骗对象，再通过社交软件以虚假身份与被害人“谈恋爱”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及股票、期货等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平台关闭，达到诈骗被害人钱财的目的。李泓锦说，“此类案件的易受骗群体多为大龄未婚、离异单身男女、女性比例较高。”

今年5月，沈阳市的李女士在聊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叫王亮的人，在网上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6月初，王亮诱导李女士登录一个虚假期货投资平台转入15万余元，其间李女士提现成功了3次，不久就被王亮以需要用钱为借口要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李女士的账户里面显示有48万余元，此时王亮要求她全部提现出来，但当李女士在软件里进行提现操作时，客服告知需要缴纳纳税金，此时



信了门路的邪 买了受骗的单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陈媛媛 冯丽君

95后小伙封某，为人豪爽热情，常邀好友喝酒吃饭唱KTV。“喜欢什么随便点，统统我请客”，认识封某的朋友都认为他家豪爽大气，可谁能想到买单者其实另有其人。

原来，“我请客，你买单”并非玩笑话，而是真实发生的。

今年4月，在一次饭局上，王先生认识了封某，封某自称是交警，还亮出工作证，对交警大队的具体情况也说的头头是道。其间，封某不时拨打工作电话，对话内容也都是关于单位的工作。一番交谈下来，王先生对封某的交警身份深信不疑。

“咱都是朋友，需要帮忙尽管找我。”“我的驾驶证被扣了，兄弟帮我想办法？”“这都是小事，分分钟帮你拿回来。”之后，得知王先生的驾驶证被扣，封某拍着胸脯保证可以帮他提前取回，但有一个条件，要请他喝酒吃饭唱KTV。

在封某的巧言鼓动下，王先生先后6次为封某的吃喝玩乐买单，并多次被索要“好处费”，合计被骗6500余元。除王先生之外，不少人因相信封某的“交警”身份，企图“找路子”消除车辆违法记录，“心甘情愿”为他送上钱财。直到所托事宜迟迟未果，王先生

漫画/高岳